



绝唱

□ 刘培国

二十年前去青海湖鸟岛，那是鸟类的天堂。其中有一个球形的孤岛矗立在岸边不远处，像一个浑圆的头颅，顶着一头茂密的黑发。近看，原来那乌黑的头发竟是密密匝匝挤成一团的水鸟，是鸕鹚，小岛就叫了鸕鹚岛。

后来去广西漓江，天不亮在江边拍日出，朦胧中星星点点的渔火在江中闪烁。等天光渐亮，一只只筏子在水上游弋，有鱼鹰在筏子上扑闪翅膀，明显是在表演。那一回，我才知道鸕鹚就是鱼鹰，鱼鹰就是鸕鹚。不免一阵惭愧起来，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这点学问也不具备。

再后来，有人告诉我说，《诗经》开篇第一首，《关雎》里“关关雎雎”，雎雎竟然就是鸕鹚，我竟有点无地自容了。如此浅显的知识，在花甲之年才习得，悔悟白白荒废了多少光阴，也种下一个好奇的种子，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看一眼鱼鹰捕鱼的情景呀！

那一次，在微山湖，我真的如愿以偿。

微山湖，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，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南部。北与昭阳湖、独山湖和南阳湖首尾相连，水路交通，合称南四湖。以微山湖面积最大，达660平方千米，平均水深1.5米，京杭大运河主航道傍湖而过。千百年来，鱼米之乡的微山湖养育了多少微山人家。

微山湖与淄博文化还发生了奇妙的关联。

清代初年，微山湖曾吸引了赵翰林赵执信的目光，写下了风情诗歌四首：“湖上人家无赖秋，门前水长看鱼游。当窗莫晾西风网，时有行人来缆舟。白波如沸浸沟塍，禾黍菰芦互作层。棹入青苍前路夕，半规秋月起鱼罾。屋角参差漏晚晖，黄头闲缉绿蓑衣。倦来枕石无人唤，鹅鸭如云解自

归。微子山头隐晓霞，湿云浓压峭帆斜。回风忽皱平湖水，雨立船舷看浪花。”同时代的诗坛领袖王渔洋更是写下瑰丽的微山湖诗章：“满湖风皱碧琉璃，微子山前返照时。闲挂笭箴泊沙咀，红霞一抹晒鸕鹚。”诳鱼的竹编地笼完成了使命，被摆在岸边的沙滩上晾干。捉够湖鱼的鸕鹚立在鹰架上，在红色落霞中扑打着翅膀，淋净羽毛里的水分，多么闲适静谧的初冬向晚之美。

我首先去看了鱼鹰的栖息地。

这是一户湖滨人家的后院，往里是住家，往外是湖面，水沟里系着一条条木船，像劳累许久的渔人在静静歇息。岸边上，借助一个不大的柳树林，在离地半米多处绑起三排鹰架，一只只鱼鹰踩在上面，一会儿起伏，一会儿转身，一根绳子把它们和鹰架拴在一起。鱼鹰喜凉怕热，在浓密的柳荫下正合适。鱼鹰羽毛的颜色多种多样，不是单纯一种黑色，眼前就有黑色、白色两种。白色雪白，黑色的黑里闪烁着绿，是老鸕翎上的荧光绿。雄鹰体型较大，雌鹰略小。潜水捉鱼的多是雄鹰，雌鹰也捉，能力干劲逊于雄鹰。偶尔也会有例外，十数只雌鹰中也会出现一只强悍的捕鱼能手。鱼鹰饭量不小，禁渔季节，鱼鹰不能下湖，只能到鱼市上买些养殖小鱼喂养，每天开支不小的费用。因为雌鹰不擅捕鱼，多作为繁殖后代之用，故一个鹰群只保留三四只雌鹰。多余的雌鹰都会被卖掉。鱼鹰的吻尖有倒钩，鱼鹰之间相互攻击。故鹰架上绑鱼鹰要有间隔距离，避免相互啄伤。鱼鹰对人也有攻击性，包括对主人。湖区有句流行语，说鱼鹰“吃红肉拉白屎，转眼无恩”，吃的是红的鱼肉，拉的是白屎，喂饱了它，眼睛一转，不认人了。鱼鹰啄人，能

留下很深一个伤疤。鹰在陆地上行走，是鹅状、鸭状，一摇一晃，笨拙得十分可爱。可一旦入水，身体瞬间变成妥妥的流线型，两只翅膀也变为划水工具与脚蹼并用，故鱼鹰在水中穿行如飞类同织线。速度再快的鱼，被它撵上就没有跑，几乎百发百中。虽然视线不济，可敏锐的听觉弥补了视线的不足。下湖放鹰前，喂一次水，吃一顿饭，给每只鹰脖子上扎上“箍”。扎“箍”就是在喉囊底部位置用水草系住，以免鱼鹰把大鱼吃下，饱了以后不再干活。鱼鹰有捕到鱼回到水面食用的习惯，渔民利用这一习惯，让它把鱼带上水面，再行截获。扎“箍”用苦浆草，有的地方也用稻草。苦浆草是微山湖里的一种水草，特点就是有韧劲。给鱼鹰扎好“箍”，然后把鱼鹰挑到船上，踩上鹰架，雄赳赳向渔区进发。

鱼鹰正在湖里逮鱼。我们乘坐快艇，在水面上疾驶十几公里，来到一块大型湖面，这是一块传统渔场。岁岁年年码定了这里是富鱼区。十几只渔船已在四下里游弋、停靠，有的在收地笼，有的在提鱼钩。渔场核心处，三个花甲老者正手摇船橹驱动木船谋篇布局。

“鹰多好逮鱼。”这是渔民的经验之谈。盛时，放鹰的渔家往往五六家、七八家组成一个个“鹰帮”。他们推举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做“船头”，率领“鹰帮”下湖捕鱼。当下，“鹰帮”阵列精悍，三只船，三个渔公，数十只鹰。他们刚刚到达预定地点，按照“船头”的指令，开始画一个大圈，将鱼群往大圈里赶，这在湖区叫“耍大环”。然后再沿着大圈的边沿画“∞”字，切断鱼的逃路，叫“耍小环”。每条船的船尾处不远都跟着十数只、数十只鱼鹰不等，不论鹰群有多大，总有一只头鹰紧跟“船

头”，听从主人召唤，并且发出“啁啁”的叫声，再号令鹰群。跟着跟着，鱼鹰们一个低头扎进水里，上来就托起一条大鱼，渔公手疾眼快，搭上鹰舀子一捞，连鹰带鱼撩上来，一捏鱼鹰的喙囊，一条鲜活的大鱼落入船舱，手一扬，鱼鹰扑闪着乌黑的翅膀再次落入水面。人物一理。鱼鹰里有“劳模”，也有“懒汉”。渔公们秋毫明察，像精明的官员一样门清，对那些兢兢业业者往往给予褒赏与厚待，对那些投机取巧之徒会给予颜色，船篙敲打、厉声呵斥是免不了的。在渔公的调理下，“懒汉”们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只好打起精神向“劳模”们看齐。

随着围猎范围不断缩小，人的情绪高亢，鹰的精神也愈加激昂。叫喊声、划桨声、问答声相互应和，好一幅《泽国围猎图》。一条条大鱼被鱼鹰渐次啄上水面。鱼鹰捕鱼，遇见小于自己的啄住不松口，出水完胜。遇见大于自己体型的先啄啄其鱼鳍，叫它失去御水能力，划不起来，最终降服。不行，再啄啄其双目，使其游动没了方向，束手就擒。再大的鱼，十几斤，甚至二三十斤重的，几只鱼鹰便通力合作，群起攻之，有的咬鱼尾，有的啄鱼眼，有的叼鱼鳍，配合非常默契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数只巨喙齐齐把战利品托出水面，船家身手矫健，搭手一抄，一条大鱼落入鱼舱，在众多中小杂鱼中格外醒目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次“鹰帮”进湖，能逮到几百斤鱼，其中不乏十几斤的乌鳢、二十几斤的鲤鱼和花鲢。

渔汛正欢，“船头”突然喊起了渔号子：

“啾啾啾……哎嗨……哎嗨嗨嗨……啾啾啾嗨嗨嗨……嗨嗨嗨嗨嗨……”

喊着渔号子，渔公把船橹提出水面，在水面上拍击，“啪啪啪”的拍击声和“啾啾啾嗨

嗨嗨……”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，在悠远的水面上回响，仿佛来自天外的妙音，又像是来自远古的呼唤，真是一曲湖上天籁！于是，满湖的鱼鹰像绷紧的发条，在湖面上此起彼伏出出进进，是阵地前总攻击的冲锋。渔号子悠扬，击水声阵阵，鹰舀子飞舞，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接连不断地跃出湖面。

离开微山湖，我想，观赏“鹰帮”捕猎，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吧？那音犹在耳的渔号子，已然是人间绝唱。鱼鹰受人嗟食、遭人役使久矣，它们自鹰卵里孵出，雌雄比例被人为扭曲，严重失调，被剥夺了求爱与被爱的权利与机会。在微山湖地区，母鹰被渔家叫做“拐”。雄鹰求欢，以柳条为媒。口衔柳条递向母鹰，同时发出“啁啁”声，雌鹰不允，不予理会，若是应允，会接过柳条，且“啁啁”应答，一门亲事算是告成，雌雄开始合体，渔民把这个行为叫做“吃棵”。冬末春初，雌鹰开始产卵，隔一天一枚。产卵后，渔家准备好抱窝的母鸡，备一瓦缸，铺上干草，当作孵化雏鹰的产房。28天以后，雏鹰破壳，冻得吱吱叫，渔家会将小鹰放到烫罐上。微山岛吕蒙村的马怀昂有着四五十年的放鹰经验，他拾掇烫罐是先拿一口瓦缸，内里四周塞上细软的麦糠，压实，中间留个空，刚好放进锡的或陶的烫罐。罐里盛满热水，用棉盖盖紧罐口，再用棉布封裹的细秫秸盖将瓦缸盖严，把刚孵化出来的雏鹰放在秫秸盖上，中间立一根15厘米长的细管，上面用专门缝制的褥子将瓦缸盖好，并在缸的一侧留门，以备观察。烫罐的水温控制全靠手感，将雏鹰拿出来，往眼皮上一贴，感觉不到冰凉，温度适宜。

刚出壳的雏鹰每天喂3次，是剁成细糊糊的鱼肉。先将鹰嘴掰开，拿削尖的苇棒一点一点往小鹰嘴里抹。小鹰慢慢长大，苇棒也由细而粗，前后要换四五次。雏鹰一天一个样，不几天便长出浅浅的绒毛，伸着细长的脖子“啁啁”叫。半月有余，雏鹰便可分出公母。雄的全部留下，雌鹰只留下几只，其余的雌鹰全部扔掉。若要出售鱼鹰，雄鹰能卖上千元，雌鹰就是鸡价。同样是喂养，母鹰留得多了，会大大增加渔家的成本。经过一春一夏的喂养，鱼鹰的羽翼渐渐丰满，体格也逐渐强壮起来，秋后便可以随着鹰群下湖捕鱼。

鱼鹰只有养尊处优的童年。及至成年，由于人工选择的缘故，没有了美好的爱情，只有交配繁衍的苟且。开始干活了，流连于船头舷尾，笑傲于船上鹰架，充其量不过是某个船舱获利品的搬运者，它们还记得远程迁徙的本领吗？它们还记得兰汀芷岸上“关关雎雎，君子好逑”的浪漫往事吗？恐怕只剩下了鹰架上求偶时的“啁啁”之声吧！何其悲哀之至？

是夜，辗转反侧，久不成寐，忽来“关关”之声不绝于耳，举目远眺，但见蒹葭深处，鸕鹚翔集，和鸣甚欢，湖上渔公也已变身矍铄老者，捋着花白胡子颌首微笑，竟是半夜一梦。

是啊，绝唱收声，一个新的序曲终将开始。